



王经燕、张朝燮诗词中的忠贞不渝

□ 欧阳志政 刘安炉

王经燕和张朝燮这对革命伉俪是中共江西省委早期重要领导人。在革命生涯中，他们对党赤胆忠心，对事业一往无前，短暂的人生书写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他俩留下的多首诗词，是他们光辉一生的写照，是他们英勇战斗的印证，体现着他们炽热如火的革命情怀。

“把你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生命才有意义”

1919年春节后，青梅竹马的张朝燮和王经燕喜结连理。1922年，张朝燮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的引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被共产主义的伟大精神所折服，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丈夫的影响和支持下，王经燕也成为一名进步青年，她勇敢地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1925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朝燮和王经燕更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我和你》便是革命烈士王经燕和丈夫张朝燮生前共同谱写的一首诗：“这世界，因为有了你……把你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生命才有意义。”

这首《我和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表达了诗人的情怀：以心相许、热爱生活。这份炽热的情感不囿于爱情，而是责任与担当，表达了诗人更深一层的思想，理想指引、生死与共。第二部分表达了诗人携手风雨、同心为国的祖国之恋。这炽热不限于小我，而是列强横行生灵涂炭的“人世间”。直面惨淡，直面“怕你遭遇不幸”的痛苦，诗人没有退缩，而是“携手风雨”，坚定信念，不屈奋斗。第三部分表达了生命的意义在于

奉献人民。诗人深知“没有流血就没有（革命）成功之日”，为了胜利，何恤头颅？所以可以“把你我的一切奉献给人民”，只要能“把资本主义社会上一切障碍物和所有的罪恶通通扫除，打开一条新的光明之路”，诗歌的境界开合有度、层层递推，诗中所展现的正是诗人内心情感浸润而孕育出的完整的共产党人的形象。

“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

1925年，党组织决定选送王经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还不满周岁，虽然内心充满了牵挂和不舍，但她毅然服从组织安排，和王稼祥、李立三、向警予等一起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年秋天，张朝燮从南昌赶来为王经燕送行。他为妻子送上了前夜写的一首《念奴娇·送别》：“茫茫荆棘，问人间，何处可寻天国？西出阳关三万里，羡你独自去得。绰约英姿，参差绿鬓，更堪是巾帼。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试看莽莽中原，芸芸寰宇，频年膏血。野哭何止千里阔，都是破家失业。摩顶舍身，救人自救，认清吾侪责。珍重珍重，持此送你行色。”诗词的意境超越了一般家书的层面，重在表达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大爱无疆的精神世界。西出万里，为寻“天国”，直面“野哭”，倍觉任重；“猛进猛进，学成归来杀贼”，更是折射出诗人学成归来要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信念。

从此，漫漫天涯路，远在国外他乡的王经燕开始了与张朝燮的鸿雁传书。如今，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仍珍藏着他们两人之间多封诗词原件。这一封封诗词，字里行间有着真挚博大的家国情怀。

1925年12月17日，江西党团组织主要创始人赵醒侬不幸被捕，党的秘密机关也遭到搜查。在北伐军攻克南昌前夕，1926年9月16日，赵醒侬被反动军阀杀害。张朝燮得知后，无比悲愤，挥笔写下诗篇《酬死友》。“剩好头颅酬死友，凭真面目见群魔！”诗中既有痛悼战友、前赴后继的勇敢，又有无惧无畏、蔑视群魔的凛然。

“欲志伤心唯努力”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朝燮惨遭杀害。正在莫斯科学习的王经燕发出“欲志伤心唯努力”的誓言，坚决要求回国战斗。回国后，王经燕临危受命，担任永修县委书记。在她的努力下，中共党员从200余人迅速发展至450余人，她还将农民自卫军改编成永修县游击大队，颁布“游击队六大纪律”，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1928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遭破坏，时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经燕不幸被捕。敌人得知她的身份后立即审讯，企图从她嘴里撬出全省地下党组织名单。任凭敌人的残酷折磨，王经燕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半点组织秘密。

1928年6月的一个夜晚，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对王经燕下毒手。但王经燕神态自若、从容不迫，她想到了丈夫张朝燮写的那首《感怀》：“青天万古月，夜半照我行。宇宙无穷极，人生有古今。真理竟茫茫，世变乃可惊。为是凄凄者，感我动沉吟。宇宙无穷极，人生乃微茫。吾身自何来，而亦竟何往。高楼万古月，夜半照我床。为是凄凄者，感我寸心伤。”明月万古不变，宇宙永无穷极，但“人生有古今”，生命若一瞬。面对短暂的生命，她不是发幽古之情，叹韶华之流短，而是恨“真理竟茫茫”，“世变”触目惊心，黑暗依旧浓重。面对黑暗，她想到了革命使命，“吾身自何来”，想到了共同的抱负，“而亦竟何往”。为民疾苦而忧，为国前途而虑，真挚的情感，炽热的理想，化作一团火，燃烧自己，燃烧黑夜。她的生命定格在了26岁。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王经燕、张朝燮两位烈士的感人事迹犹如一座丰碑，他们的诗词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跃然纸上、光照来人。

《聂耳》：为国而歌

□ 李志敏

1959年，为向新中国国庆十周年献礼，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彩色音乐传记片《聂耳》。这位习近平总书记任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公开点赞的音乐家，“国之歌者”聂耳于20世纪30年代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创作开辟了道路。电影《聂耳》讲述了聂耳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如何从一名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人民音乐家、从爱国青年成长为中共党员的故事。

影片对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奠基人的塑造，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人物自身的二重性特点：伟大的革命者+天才的音乐家。聂耳在思想上的进步引领了其在艺术上的飞跃，而聂耳在艺术上的跨越式发展又推动了其在思想上的不断成熟。

由战斗雄歌迈向音乐康庄

电影紧扣1930—1935年聂耳从云南到上海后人生的最后五年，适逢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快速发展。初入上海的聂耳在云丰申庄当店员，不久云丰申庄倒闭，失业后的聂耳考入五花歌舞班，希望自此走上音乐家的道路。可五花歌舞班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攫取经济利益，仍在唱演脱离现实的靡靡之音。这让曾作为昆明学生运动中坚分子的聂耳感到极度失望与愤慨，与五花歌舞班彻底决裂。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聂耳前往伤兵转运站慰问抗日英雄，他为大家高唱起激昂振奋的《马赛曲》。此时，以苏平、匡文涛为代表的中共文艺工作队伍迎面走来，他们用《马赛曲》铿锵有力的合唱坚定地声援聂耳。《马赛曲》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进行曲本身极富战斗意义，影片中它作为聂耳与革命队伍会师的战斗音乐出现，一方面极大鼓舞了爱国士兵的革命斗志，另一方面有力塑造了聂耳的战士形象，为他加入这支革命文艺队伍创造了契机。

与歌舞班决裂后，聂耳途经北平欲前往东北参加义勇军。正在北平筹备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联合公演的苏平对他说：“热情和勇敢只

有服从整个革命的需要，才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北平几个剧团在公演中因戏里有一句台词“东北是我们的领土”而遭到无理禁演，大批反动军警将剧场团团围住，台上台下一片抗议，军警队长鸣枪示威。此时聂耳在敌人的枪口下不顾一切地拿起提琴，勇敢地奏响了《国际歌》，引发了现场观众和演员的群起呼应。面对国家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聂耳听从苏平建议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为中国音乐开创了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聂耳的进步同学郑雷电的设计十分巧妙。聂耳回上海后见到了自苏区返沪购买药材的郑雷电。对郑雷电去留苏区、往返上海的设计，影片一方面是为将国民党统治区与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机联系起来，使影片对时代背景的呈现更为全面；另一方面郑雷电向聂耳介绍了她在苏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文艺战线的发展盛况，为聂耳哼唱了在红军中最为流行的《兴国山歌》，并鼓励他“相信有一天我会在根据地里听到你的歌”。

用革命音符掀起救亡巨浪

作为革命者的聂耳，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创作的音乐。聂耳每创作一首歌曲，都是在进行一次尖锐的与敌斗争。因此在大银幕上塑造聂耳形象，必然要着力表现其音乐创作活动。影片对聂耳巨大音乐成就的展示，集中体现于《毕业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几首代表作品。透过音乐，影片表现了聂耳在艺术创作上的生动实践与深度思考，如确立新的态度与立场问题、深入生活与群众问题等。

聂耳历经革命斗争的洗礼，确立了其对音乐创作的新主张，那就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与救亡事业。革命的风云雷电划破黑暗，成为聂耳生命的主题主调，于是他将亿万人民的革命风暴

树人、科研创新、队伍建设、学科布局、评价改革等系统工作，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能解决“卡脖子”“卡脖子”“卡脖子”难题的顶尖人才。微观上，推进青年学生的全面发展，坚持以德为先，培育学生强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感、广博的知识技能与卓越的专业素养，发展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探究精神与创新能力、合作精神与领导能力、有效沟通的能力以及全球素养。

持续构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育人体系

人才自主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培养造就更多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我们应当牢牢把握“育人”这一关键点，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作用，全方位、全链条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能力和品质，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以价值引领和思政教育涵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厚度。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首先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这要求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德为先，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和



谱成激越雄歌，为人民呐喊、为革命鼓舞，作品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对民族危亡的使命，具有鲜明的群众性与时代感。影片中的《毕业歌》为聂耳入党后心潮澎湃所作，旋律蓬勃昂扬、感情热烈奔放。前奏收束处镜头快速摇向广袤天地，“同学们，大家起来”“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聂耳的歌曲迅速唱响郊区工学团、工人夜校、学校操场等诸多社会场所。画面以多个内外景的频繁更换，象征了聂耳音乐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它团结教育并号召鼓舞了无数群众。

正因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聂耳音乐的强大号召力深感恐慌，派人将街头店铺里的聂耳唱片悉数毁坏。进步青年们奋起反抗，用街头大喇叭公然播放聂耳的《开路先锋》，并自发集结于高楼，响遏行云地齐声合唱：“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革命群众在战歌的鼓舞下走上街头、振臂高呼，一往无前地展开了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的游行示威。

为新的长城奉献生命绝唱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短暂而绚烂人生的生命绝唱，是其音乐创作

的顶峰，更是其革命生涯最光辉的诗篇。整部电影除此之外的所有音乐和情节，都在为这支歌曲勾勒来踪去迹，都在为它的压轴登场铺垫和蓄势。

聂耳在抗日伤兵转运站高唱《马赛曲》时，匡文涛就曾提出：“《马赛曲》是很好，可是我们应当有中国的《马赛曲》。”这就像一粒种子，瞬间植入聂耳心田。当他坐在钢琴前反复思量，欲谱写一支中国的《马赛曲》时，苏平提醒道：“要创作战斗的作品，一定要有战斗的生活。”于是聂耳离开歌舞班，打算前往东北参加义勇军。途经北平时，他与苏平到八达岭长城眺望祖国大好河山，感慨日寇的烽火快要烧到长城时，聂耳向长城起誓：“古老的长城啊，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

当他拿到田汉被捕前匆匆写成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他联想到沦陷区与苏区那两支相隔万里的人民子弟兵队伍——东北义勇军与工农红军为民族而战的无限豪迈和悲壮，他沸腾的情感在胸膛翻滚，他满腔的热血似要溢出笔端。就让万千思绪化作红烛映照下一气呵成的音符吧，聂耳为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执笔挥写，义愤填膺地谱就了唤起广大人民万众一心、团结御敌的华彩乐章。

片末，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歌声中，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高歌猛进。这总结式收束寓意着聂耳音乐曾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穿越烽火硝烟、跨越历史长河，“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它们是中华民族不朽的艺术瑰宝与永恒的精神图腾，《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在数百件国歌候选方案中脱颖而出，被选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过去无数爱国志士都曾唱着聂耳的歌走向革命，今天聂耳的歌依然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为捍卫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前进！前进！前进！进！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